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佛教

宁波出版社

天童道上

壬辰年春 誠信書

周时奋 著



策划人：瞿蓓、张晓霞

天童道上

壬辰年春
誠信書

周时富 著

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童道上 / 周时奋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526-0429-0

I. 天… II. 周… III. 历史传记—中国—宁波市
IV. K31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5429 号

天童道上

作 者 周时奋

策 划 人 瞿 蓓 张晓霞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张爱妮

装帧设计 如是创意 (宁波如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编: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50 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429-0

版次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目 录

深径回松 / 001
东谷秋红 / 017
太白生云 / 033
青关喷雪 / 051
云门法眼 / 065
曹洞正觉 / 083
双池印景 / 095
凤岗修竹 / 109
金身无相 / 125
千秋传灯 / 139
杨岐风炽 / 153
瀛海渡禅 / 167
玲珑天凿 / 181
律戒森严 / 193
西涧分钟 / 205
天壤之谊 / 221
平台铺月 / 235
家国诗魂 / 245
南山晚翠 / 263
究竟涅槃 / 279

深径回松

因为一个梦，把一部伟大的教义引入了中土，从此铸进了中国的千年文化，引为国学别支。也于是，一座普通的山从此开始了它作为佛教名山的历史。

—

从宁波东城下船，沿着千年的后塘河一直向东方驶去，这是走向天童山的唯一途径。后塘河是这座江南水城东部三条主要河流之一，在水运时代，坐船是人们主要的出行方式，因此在这条河流上一直有客船航行。客船向东驶到山边上，就是河流的尽头，那地方，叫璎珞河头。璎珞河头不远处有一个集镇叫宝幢，那里两千年前曾经是一个古县城——鄞县的下庄。璎珞是佛和菩萨的珠宝饰品，而宝幢则是佛教的经幢。这是两个很佛教化的地名，起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从璎珞河头上岸踩着古道，就开始进山。

入山先得翻越一座岭，岭不高，名“少白”，这个名字与天童山的“太白”相对并称，它的直译就是“小太白山”，或者天童山为“大白山”，而它是“小白山”。

一千多年前，从少白岭脚下开始，沿路两边茂松夹道。前往天童朝山的人们，从这里开始沿着一条二十里长的松道前行。这仿佛是一个仪式，松树在中国古代具有高风亮节的象征意义，朝

山的人们沿着这条二十里长的松道前行的过程中，内心的烦恼被一路的习习松风荡涤一空，当他们出现在天童禅寺门前的时候，俨然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公元 1048 年的春天，28 岁的年轻官员王安石就沿着这条入山之路造访了天童寺。他是天童寺所在的鄞县的县令，规范的称呼应当叫“知鄞县事”。当时他的心情非常愉快，走完这段松道后，脱口吟成七绝一首：

山山桑柘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

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

二十里松道的两边，是满山满坡栽种着的桑树和柘树，在年轻县令的眼中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绿。那绿色与天地浑然一体，这片生命的绿色整个儿就像浮在空中。他的好心情又随着山谷中春风送来的阵阵莺啼而格外地激荡着，莺是富有特征的江南之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的这首《江南春》也许让行于道上的他尤其的敏感，因为他要去访问的正是“四百八十寺”中著名的佛寺。

使王安石产生深刻印象的，正是那二十里的松道。那条宽阔的夹道松径是唐乾元二年（759）天童禅寺的住持清闲禅师与昙德和尚种植的，到王安石到访的时候已经间隔了 289 年。近三百年的大松树必然蔚为壮观，何况在 40 年前的宋大中祥符年间，天童寺的住持子凝禅师又补植和重植了一些夹道松，40 年树龄的松树也正兴旺茂密。所以后代流传的王安石的那首诗有两个版本，一是“二十里松行欲尽”，另一是“二十里松影若城”，许多人都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因为它形象。当这二十里松构成的“深径回松”已经走完，再走过一片叫“凤岗修竹”的竹林时，天童禅寺还没有露出真容，然而再向前走十余步，一座宏大的禅寺会突然间映入你的眼帘。这才

是最令人深刻的印象。在青山的拥簇下，崔巍的梵宇层层叠叠地铺陈着它的大屋顶，岂止庄严两字可以形容。

王安石已经不是第一次前往天童禅寺了。上一年，北宋的庆历七年（1047），他刚刚到鄞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出城到鄞县的四乡去考察一番，回来后写了一篇叫《鄞县经游记》的散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提到游天童山，宿景德寺。第二天与寺里的方丈大和尚瑞新禅师聊天。他从海边到天童寺是翻越太白山过来的，先到的佛寺，回程时再走二十里松道，倒着走，所以没有“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的感觉。

这一次，王安石出于什么目的去天童寺，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看宋代的许多文人传记里，总会发现有几个和尚朋友的影子，比如苏东坡和佛印了元，欧阳修与圆通居讷，周濂溪与黄龙慧南，程伊川与灵源惟清。当时社会上禅风大炽，儒士们多与禅林接触交往，佛家与知识界的接触互动远比今天密切和活跃。文人与禅僧一起问道论禅，往往深受禅学的影响。他们往往从禅学入手去领悟理学，因此理学的思辨方式质近玄学，而其思辨内容，则深得禅学三昧。甚至可以说，正是在佛学的影响下，理学才得以生成和完善。所以，王安石前往天童也就不奇怪了，与和尚说经论禅，这是宋代士人的时尚，何况瑞新禅师也是著名的禅宗南宗青原十世孙，人称其才。

其实不仅仅是宋元理学，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佛学便越来越被中土的士大夫所重视，成为中国学术中的一个重要别支。佛教是宗教，佛学则是学术。历史大家陈寅恪先生说过，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研究佛教。

佛教为什么会对中国文化有如此大的影响，中国人为什么能欣然接受这一异国的教义就在这天童道上，我们慢慢地说开去。

二

东汉的永平三年是公元 60 年，这是刚刚经历了“光武中兴”的国家逐渐走向安定的日子。这一年的某一个夜晚发生的一件事本来无足轻重，只是因为发生在皇帝的身上，最后居然引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事件。这一个夜晚，汉明帝做了一个梦。

汉明帝的这个梦做得很奇怪，用现代的话来说，他的梦境中出现了超越他个人经验的事件。他在梦中见到了一位巨大的金人，项佩白光绕殿飞行，那白光犹如耀眼的阳光，让他兴奋异常。皇帝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金人，他十分奇怪。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向群臣说了自己的梦境。群臣中真也有见多识广的人。

兰台令史傅毅告诉明帝：“臣听说西域出了一位大神，名叫佛，陛下所见的一定就是那位大神。”博士王遵马上补充道：“根据《周书异记》这本书上的记载，佛诞生于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他出生的时候，我们中土江河泛滥，大地震动，五色光束直贯太微。当时的太史苏由十分奇怪，卜了一卦，得了乾卦的‘九五飞龙在天’，判断是西方的大圣人出世了，以后的一千年里，声教将流播中土。于是周昭王命人将这件事刻成石碑，埋在京城城南郊，作为秘密的记录，等待它的应验。”王博士说得有根有据，而且还有下文：“到了周穆王时代，有一天突然天地震动，有十二道白虹贯日经天。太史扈多立刻卜了一卦，才知道这是西方大圣人入灭之象。”

傅毅和王遵所说的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其实关于佛教的消息，在这以前已经或多或少传到了中国。我们今天还是能从古籍中寻觅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列子·仲尼篇》记载了孔子说过的“西方之人有圣者焉”，现在回想起来，是否孔子曾经得到过来自西方的消息？在另一本叫《历代三宝记》的书中也曾说到，秦始皇四年（公元前 243），西域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携带着佛典来到中土。秦始皇出生略晚于印度阿育王，阿育王曾派大德

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也不是不可能。作为正史的《魏书·释老志》上也有记载，说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霍去病北伐匈奴，得到休屠王所祀的“金人”，安置在甘泉宫。有人认为这“金人”就是佛像。《史记·匈奴列传》也说到霍去病得金人的事，认为那是西域的天神。《魏书·释老志》又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曾经说到大夏之邻有身毒（印度）国，听说有“浮屠之教”。而正式记入史籍的佛教事件，则是在公元前2年，中亚的大月氏国使者伊存到长安，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事情发生在汉明帝梦到金人的六十二年前。这些点点滴滴的消息，是不是透露出当时关于佛教的传说只是像风一样在少数人的耳边刮过，未必被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和重视。

这一次，算是正式达到了“天听”，皇帝第一次听到了关于“佛”的消息。也许是一种缘，汉明帝记住了这件事。四年后的永平七年（64），他下令派出一支18人组成的探险队，由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博士王遵率领，前往天竺求取佛法。从这支队伍的组织结构看，既有行政领导，又有文才武将，可见皇帝是十分认真地当作一件事情来做的。汉明帝刘庄是东汉开国的光武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作为东汉的第二代统治者，他是一位很有想法也能任事、有作为的人。在他梦见金人到派出探险队，其间有四年的筹备和酝酿时间，相信刘庄并不是仅仅因那个梦境激动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一定在其间了解了更多关于佛的传奇，或者让他的属下为远行做充分的准备。总之，在刘庄的心目中，西方神奇的佛教让他越来越倾心 and 向往。

蔡愔一行沿着西汉开拓的丝绸之路一直向西跋涉，历经的艰辛不用言说。当他们走到大月氏国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一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在当地宣教的天竺（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摄摩腾后人又译作迦叶摩腾。蔡愔他们盛情地邀请这两位高僧到东土宣教，高僧们也欣然同意了。于是在三年后的永平十年（67），两

位高僧在蔡愔探险队的带领下，千里迢迢到达了京都洛阳，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匹驮着佛经和佛像的白马。

汉明帝刘庄十分高兴，他亲自召见了两位天竺高僧。第二年（68），又敕命依照天竺宫塔的样式，在洛阳城西雍门外的御道之南，修建了一座僧院以供两位天竺高僧居住。为了纪念白马负经输像之功，将僧院命名为“白马寺”。在当时，“寺”是政府接待机关的名称，就像中央政府的礼宾部门叫“鸿胪寺”一样，寺只是一种机构的名称，而不是日后专门供僧人传教和修习的场所。但是白马寺毕竟是中国的第一座佛寺，因为有了白马寺，从此中国的僧舍，就都叫做寺。

摄摩腾和竺法兰立刻着手翻译他们带来的佛经，首先译出了《四十二章经》，那是从《阿含经》中节选的佛祖释迦牟尼的四十二条语录。《四十二章经》是中国人看到的汉文第一部经典，也是中国佛教的启蒙经典。整部《四十二章经》大意是说出家、在家应精进离欲，由修习、布施、持戒、禅定而生智慧，即得证四沙门果。文中包含了佛教修道的基本纲领，包括出家沙门行道和四果的意义，以及学道见谛、为道去欲、去垢存明、四大无我、恒念无常、调心持戒、五戒十善、随喜施善、修习五难等理念，还有一些如华名危身、财色如刀等劝喻，基本上介绍了佛教的教义，虽不精微，却是佛经汉译的开始。

于是，佛教在汉地的真正传播开始了。

三

都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这是后来形成的结果。初传时期的佛教未必都能像白马寺那样深沐皇恩，白马寺只是一个特例。那时的僧人往往沿革着印度佛教的修习方式，或者凿石窟，或者结

茅篷，要的只是一份清静。但是正因为这一份清静，许多大山的宁静之美被发现了，许多凡山因为佛教修习的鼎盛而成为名山。天童也是如此。

佛教的戒、定、慧的修习方式从一开始就被带到了中国，这使传入中国的早期佛教偏向于个人解脱的“小乘”，《四十二章经》就是经典的小乘佛学。佛教称我们生活的世界为娑婆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座华丽的大厦，当人们赞叹它的壮丽宏大的时候，其实它已经着火了，我们的生命正受到那大火的威胁，必须逃脱。已经感觉到的人，可能驾着一辆只能乘坐一个人的羊车逃脱，这是个人解脱的方式，这辆车就是小乘之车。如果他驾驭一辆大的牛车，他就能同时带着更多的人逃脱，大乘佛教正是主张用大车带着众生一起解脱，实施对一切生命的“普度”。大乘与小乘没有是非之别，只是不同的修习法门，而正是通过对小乘佛教的理解，使人发“出离心”，才可能为大乘发“菩提心”打下坚实的根基。对我们初涉佛学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能一下子明白，没有关系，我们在本书后文会讲佛教的精义，现在姑且这样听着，因为我们需要讲述修习与环境的关系。

正因为小乘佛教能让人十分现实地从自身的危机中去领略修习与解脱的必要性，所以摄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位天竺高僧首先向中国的信众传授了净心的修习方式。在修习方面，印度佛教很好地吸收了比佛教的历史更为悠久的瑜伽的修习方法，因为印度佛教更重视心灵的宁静。

有一个印度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印度佛教对于心地宁静的理解。这个故事在晋朝时已经有人译成中文。胡适先生在他的《中国禅学之发展》中引用过这个故事：

某时代，有个国王，想找一个宰相。后来找到一个可以当宰相的人，先说要杀他，经人求情，就要他用一个盘

子盛上满盘子油，从东城捧到西城，不准滴出一滴，否则立刻杀头。这个条件，很难达到。他捧着盘子走到路上，有他的父母、妻子哭他，他没有看见；有美女从他身边走过，看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没有看见。后来忽然又来了一头疯象，吓得满街的人乱跑乱跳，可是他一心一意盘子上，仍然没有看见。不久又遇到皇宫失火，一时大家全都去救火，闹得纷乱不堪，并且殿梁上的一巢马蜂，被火烧出，到处飞着蜇人，这人虽然被蜇了几下，可是始终没有感觉到，仍然专心致志地捧着油盘向前走。最后他竟到达了目的地，一滴油也没有滴下来。于是国王便拜他做宰相，以为一个人做事能够这样专心，便是喜马拉雅山也可以平下来，何况其他？

这就是印度佛教对于修习的态度，也是对于心地宁静的要求。

佛教的修习是在宁静而不受外界干扰的心境中，去体悟人本身具有的菩提。修习强调了心志专一、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强调了心如止水的宁静。当人放弃了一切曾经被他坚持的“执着”时，就到了入定的境界。这时候，也许他就能看见自己内心的“真如”，一种佛性的本质。

因此宁静的没有干扰的环境必是修习者所钟爱的。这也就是修习者常常选中静寂的山谷、恬静的水边、远离尘嚣的海岛作为修习场所的原因。也因此，许多大山大川都有佛教修习的寺宇，并且因为有著名的修习地而成为名山名川。

天童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天童的山川在修习者到来之前也是一片凡山凡水，最早的修习者一眼看中了它宁静的特质。

这是天台山脉向东海延伸中的最后一片大陆山地，它经宁海、奉化绵延入鄞州境内，历金峨山、福泉山而在海边上竖起一壁齐天的屏障。在群山起伏、蜿蜒曲折的山脉中，形成了天台山余脉入海前的最后一个山峦群落，古书上称之为“太白诸峰”。这

就是天童禅寺坐落的那片山地。

太白诸峰中的著者有六座山峰，其核心是天童寺的座山太白山，它就像一尊群山怀抱中的弥勒，天童寺就坐落在弥勒的肚脐上。以太白山为轴，山势分为两派：向东依次是东峰、中峰、乳峰，经大云山，过太白岭、嵎衍为大小盘山、明角山，翻越瞻岐岭而入东海的黄牛礁；向南向西，依次为钵盂峰和聿旗峰，然后延伸为玲珑岩、九陇山、九头山；逾少白岭逶迤顿伏为玉几山、育王山、鄮山、双峰山、龙山，一直到达甬江之滨的平原。

面对这一片古意盎然的宁静深谷，人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已经被交付于自然、交付于亘古的某种天地因缘。在这里，将会有一次心与天的对话，一次渺小人生对恢弘宇宙的膜拜与皈依。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中，一切外部的声响都是多余的，需要的只是宁静。

是的，我们正行进在越来越宁静的天童山谷中，去寻找心中的菩提。我们在口中诵念着不知何人何时传授给我们的“六字真言”，心中充满愉快。我们行走在天童道上。

直到现在，其实我们还只是跟着王安石行走在天童道上，我们其实还没有到达天童，还没有接触到佛学那不可思议的奥义。但是，在这时候，不妨再来体验一下前面说到过的王安石的《天童道上》的诗，也许会咀嚼到诗中另具的三昧，或者说蕴涵的另一层意义。也许会觉得这首诗仿佛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象征着年轻的王安石正在经历的一次特殊的心路历程。那是一次从山山桑柘、莺啼谷风的世俗，走向松径阳春、梵天佛国的清净世界的心路历程。他也许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心越来越宁静，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接近朦胧的真如，他在这种状态下唱出心灵的欢歌。

二十里松径是奇妙的，在这里有历代的灵魂在歌唱。我们听听明代的两个和尚的心语。一个唱道：

开青辟翠两行松，夏续春阴雪断冬。

未见梵天楼阁露，深深先有出云钟。

唱诗的是一位禅僧，他叫元乘，而和诗的也是一位禅僧，叫隐禅：

万峰堆里百千松，遍绕僧庐秋夏冬。

劈破重峦蓦直去，隔林还听一声钟。

那最后的一声钟声，是那樣的充滿詩意又驚心動魄。這一声鐘聲響起后，我們開始走向天童，走近 1700 年前的古剎，走近中國佛教禪宗最後的輝煌之地，也走近一群陌生而偉大的靈魂，去領略他們不朽的胸懷。那是中國著名的一群高僧大德，一個充滿智慧的方外群體。

附：《佛说四十二章经》

[后汉] 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 同译

世尊成道已，作是思惟：离欲寂静，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诸魔道。于鹿野苑中，转四谛法轮。度憍陈如等五人而证道果。复有比丘所说诸疑，求佛进止。世尊教敕，一一开悟，合掌敬诺，而顺尊敕。

佛言：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进止清静，为四真道行，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次为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灵神，上十九天，证阿罗汉；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还，即得阿罗汉；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死七生，便证阿罗汉。爱欲断者，如四肢断，不复用之。

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

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受道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

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如是十事，不顺圣道，名十恶行。是恶若止，名十善行耳。

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罪来赴身，如水归海，渐成深广。若人有过，自解知非，改恶行善，罪自消灭。如病得汗，渐有痊愈耳。

佛言：恶人闻善，故来扰乱者，汝自禁息，当无瞋责。彼来恶者，而自恶之。

佛言：有人闻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骂佛。佛默不对，骂止。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乎？对曰：归矣。佛言：今子骂我，我今不纳，子自持祸，归子身矣。犹响应声，影之随形，终无免离，慎勿为恶。

佛言：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坌己身。贤不可毁，祸必灭己。

佛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

佛言：睹人施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沙门问曰：此福尽乎？佛言：譬如一炬之火，数千百人各以炬来分取，熟食除冥，此炬如故，福亦如之。

佛言：饭恶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持五戒者；饭五戒者万，不如饭一须陀洹；饭百万须陀洹，不如饭一斯陀含；饭千万斯陀含，不如饭一阿那含；饭一亿阿那含，不如饭一阿罗汉；饭十亿阿罗汉，不如饭一辟支佛；饭百亿辟支佛，不如饭一三世诸佛；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

佛言：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忍色忍欲难。见好不求难，被辱不瞋难。有势不临难，触事无心难。广学博究难，除灭我慢难。不轻未学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见性学道难，随化度人难。睹境不动难，善解方便难。

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命，会其至道？佛言：净心守志，可会至道。譬如磨镜，垢去明存，断欲无求，当得宿命。

沙门问佛：何者为善？何者最大？佛言：行道守真者善，志与道合者大。

沙门问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怀恶故，兼加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搅之，众人共临，无有睹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垢尽，道可见矣。

佛言：夫见道者，譬如持炬，入冥室中，其冥即灭，而明独存。学道见谛，无明即灭，而明常存矣。

佛言：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会者近尔，迷者远乎，言语道断，非物所拘，差之毫厘，失之须臾。

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疾矣。

佛言：当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我既都无，其如幻耳。

佛言：人随情欲，求于声名，声名显著，身已故矣，贪世常名，而不学道，枉功劳形。譬如烧香，虽人闻香，香之烬矣。危身之火，而在其后。

佛言：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

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牢狱有散释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于色，岂惮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尘罗汉。

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赖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

佛言：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

天神献玉女于佛，欲坏佛意。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去，吾不用。天神愈敬，因问道意，佛为解说，即得须陀洹果。

佛言：夫为道者，犹木在水，寻流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洄流所住，亦不腐败。吾保此木，决定入海。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挠，精进无为。吾保此人，必得道矣。

佛言：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得阿罗汉已，乃可信汝意。